



The Essays of
Cantonology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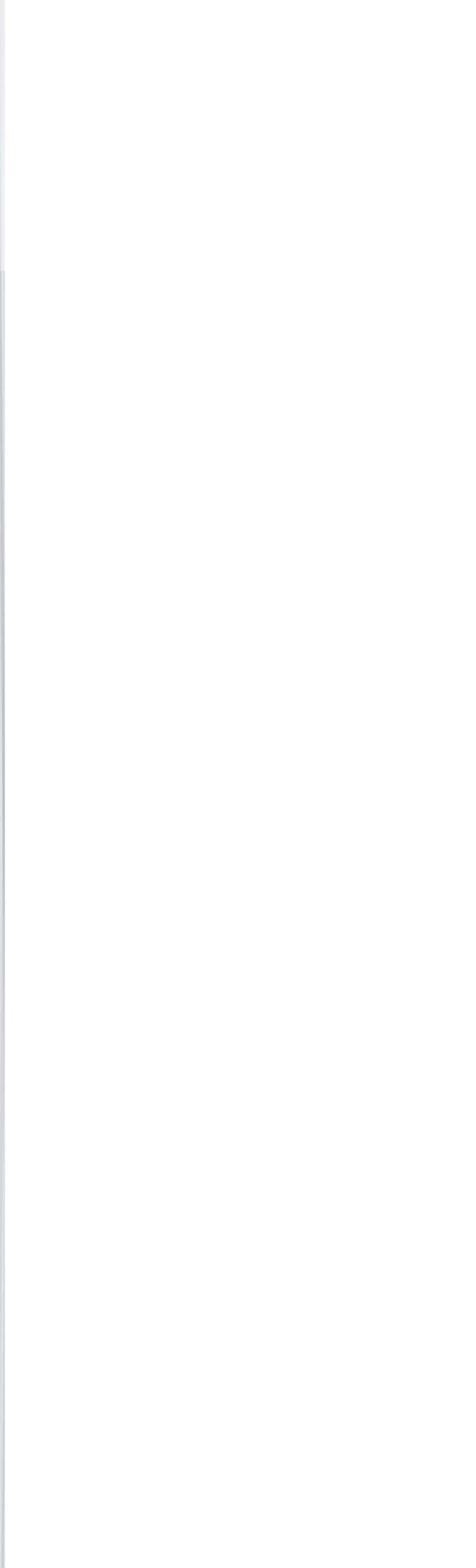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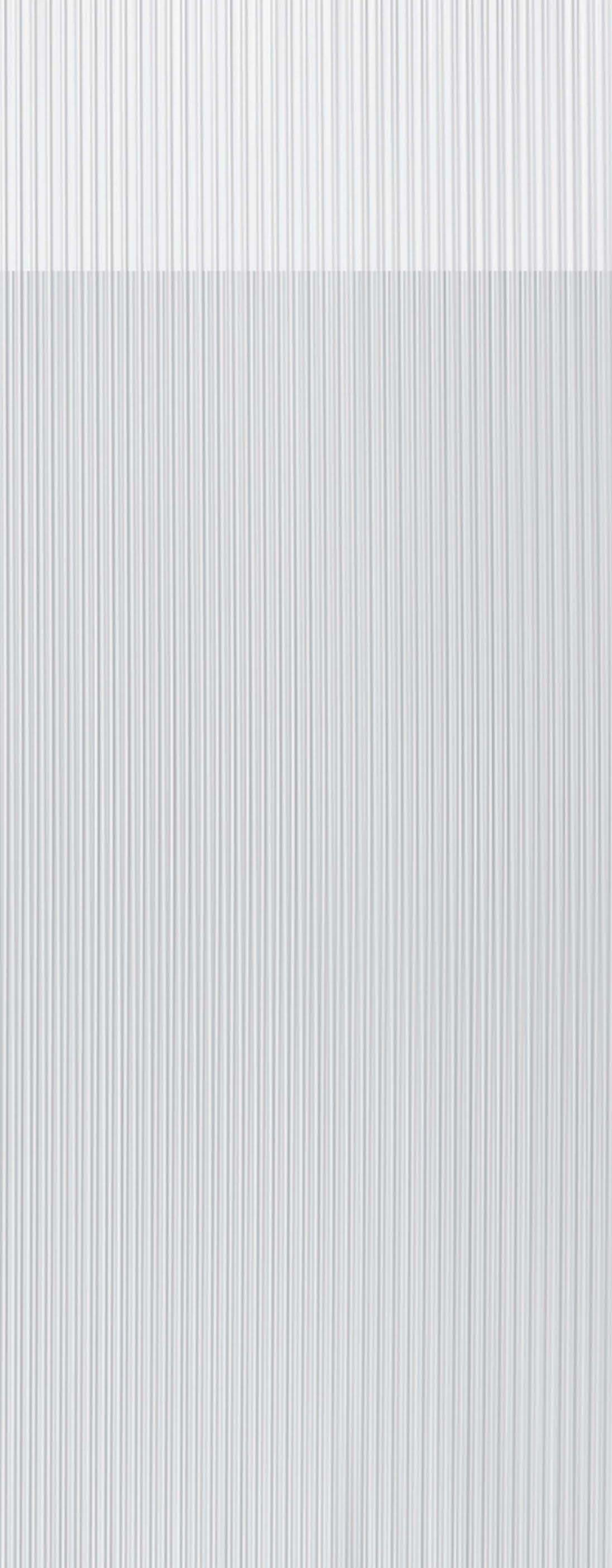
当代广州学
评论

(第1辑)

徐俊忠
涂成林
主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徐俊忠 涂成林 主 编

The Essays of
Cantonology (1)

当代广州学评论
(第1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学术委员会

(按音序排列)

- | | |
|-----------------|------------------|
| 卞利 (安徽大学) |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 |
| 陈泽泓 (广州市政府文史馆) | 陈桂炳 (泉州师范学院) |
| 丁旭光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 冯崇义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
| 郝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 | 何一民 (四川大学) |
| 胡潇 (广州大学) | 鉴传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 |
| 李江涛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 林少川 (泉州学研究所) |
| 邱捷 (中山大学) | 孙麾 (中国社会科学院) |
| 涂成林 (广州大学) | 涂文学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
| 吴志峰 (广州大学) | 徐俊忠 (广州大学) |
| 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 徐吉军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
| 谢放 (华南师范大学) | 谢俊贵 (广州大学) |
| 杨耕 (北京师范大学) | 衣俊卿 (中共中央编译局) |
| 张宝秀 (北京联合大学) | 张其学 (广州大学) |
| 张兴杰 (华南农业大学) | |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徐俊忠 涂成林
编辑部主任 周凌霄 谭苑芳 丁艳华

责任编辑

黄 旭 姚华松 吕慧敏 汪文姣 戴荔珠 李 文 梁华秀

编辑委员会委员（按音序排列）

| | |
|------------------|---------------|
| 陈佑武（广州大学） | 曹建文（光明日报社） |
| 傅元海（广州大学） | 龚伯洪（广州市政府文史馆） |
| 顾润清（广州日报社） | 黄石鼎（广州市社科院） |
| 纪德君（广州大学） | 蒋晓萍（广州大学） |
| 卢护峰（广州大学） | 冷 东（广州大学） |
| 罗交晚（广州大学） | 李文新（广州市政府研究室） |
| 梁凤莲（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 刘金球（广州大学） |
| 李 翔（广州市政府文史馆） | 马 达（广州大学） |
| 马智慧（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 | 聂衍刚（广州大学） |
| 饶 涛（北京师范大学） | 汤 莹（广州大学） |
| 汪晓曙（广州大学） | 叶曙明（广东教育出版社） |
| 叶祥松（广州大学） | 尹 涛（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
| 张跃国（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 | 钟 萍（城市观察杂志社） |
| 周林生（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 | |

发刊词

当今世界，国际间的竞争往往表现为城市间的竞争，而城市间的竞争最终是“以文化论输赢”。故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各种学科不断涌现，并逐渐从特色城市研究（如敦煌学、延安学）过渡到对重点城市的综合性研究。于是乎，以国际知名城市或特色城市为研究对象，深入城市的历史脉络和现实问题，试图构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尝试，在国内外不同城市和地域迅速展开。国际上出现了“伦敦学”“东京学”“巴黎学”等学科研究，国内则有“北京学”“上海学”“杭州学”“武汉学”“成都学”“泉州学”等方兴未艾，渐成声势，并推出了不少研究成果。

然而，当我们反观广州这个具有 2200 多年历史的城市时，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作为长期雄踞国内综合实力第三位的国家中心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海内外学界对广州的研究虽然汗牛充栋，但直到前些年仍鲜有人提出研究“广州学”的明确倡议，也很少见“广州学”研究的具体成果。这不仅与广州当下在国内的总体实力和城市地位不相称，也与广州自秦以来两千多年一直是华南地区中心城市和综合门户城市的地位不相称，更与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近现代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前沿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地位不相称。可见，在当前国际竞争格局、城市发展趋势和广州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开辟“广州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必要，而且及时。

值得欣慰的是，广州在 2200 多年的发展历史中虽然城市定位与功能多有变化，但其作为商贸中心的地位一直没有变化，这使得广州在中国对外商贸、对外交流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如果我们以“canton”为关键词搜索海外研究广州的资料和成果，就会发现关于广州的史料和研究卷帙浩繁，不胜枚举，特别是近 400 年来国际学术界不乏研究广州的高端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再加上国内千年以来特别是近现代学界广州研究的浩瀚成果，不仅为“广州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广州学”的成熟确立了国际视野，开启了“广州学”无限的发展可能。

因此，就有了研究“广州学”的倡议和探索，就有了“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的制度建构与安排，它将扭转和改进当下广州研究中研究机构条块分割、专家学者各自为战、研究成果重叠分散的现状，从学科高度和学术框架来统摄广州研究的不同方面，并遵循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广州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规划。

因此，就有了“广州学论坛”的举办，就有了《当代广州学评论》的诞生，它将作为“广州学”协同创新的公共平台，汇集海内外“广州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努力汇聚和传播“广州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打造“广州学”研究的高端学术品牌。

衷心期望海内外学者关注和参与，让我们共同见证《当代广州学评论》的发轫、成长和成熟。

《当代广州学评论》编辑部

2015年10月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学科前沿

- 关于“广州学”学科建构的几个问题 涂成林 / 3
- 区域/地方研究、城市学及其统合：以广州学的建构为中心 ... 谭苑芳 / 12
- 广州学研究中的若干关键词 姚华松 / 22
- 地方学：走向真正学科的可能性与前提条件 梁柠欣 / 31

方法论研究

- 论广州学研究的现实关怀 李江涛 / 45
- 广州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与具体方法 王枫云 / 52
- 广州学的现实价值和研究方法刍议 杨宇斌 / 60
- 城市学的发展及其对广州学研究的启示 周凌霄 / 69
- 世界文化名城培育视野下广州学研究的意义和任务 黄 旭 / 77

广府文化研究

- 广州学视角下广府文化现代化研究 顾润清 李 钧 / 89
广府风情的文学书写及其价值探绎 纪德君 / 100
广府与广府建筑文化 王 河 / 110
“私伙局”：广州学研究的一个文化样本 吕慧敏 杨 迪 / 126
探寻文化公园的文化渊源 杨宏烈 / 137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 纽带、平台、框架：广东建构海上丝绸之路的三种新格局 ... 梁凤莲 / 155
十三行研究在广州学中的地位 冷 东 / 164
广州南沙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研究 黄利平 / 179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南沙新区建设 涂雄悦 / 191

热点聚焦

- 广州学研究要回归商都本真
——区域研究视野中的广州城市个性 冯崇义 / 203
广州居民的社会参与：一个城市个案 黄石鼎 / 209
从广州经验迈向广州学的构建
——以法治问题研究为切入点 蒋余浩 / 226
刍议城市外交视野下的广州学研究 艾尚乐 / 240

经济视野

- 从国家战略层面看广州新常态格局 李三虎 / 253
广州经济增长方式特点探析 傅元海 / 261

广州学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研究

- 以广州打造国际商贸中心为视角 汪文姣 / 275
- 加强广州学研究，建设地方新型智库 谢意浓 / 287
- 数据海洋中广州城市规划与功能分区的新思考 崔雪竹 / 294
- 《当代广州学评论》稿约 / 303

学科前沿

关于“广州学”学科建构的几个问题

涂成林*

摘要：关于广州学的学科建设，有几个方面的重要指涉。一是广州学的基本定位和现实需求，二是广州学的学科框架、基础理论、学科分支和文献典籍，三是当下广州学建构所面临的历史与现实、点与面、本土性与开放性等若干核心问题。

关键词：广州学 学科建设 框架 核心

近年来，经过同行方家的不懈努力，“广州学”不仅进入了地方决策者的视野，也进入了神圣的学术殿堂。其明显标志，一是有关推进广州学研究的建议不断得到地方首长的认可、批示与贯彻，最终促成了今日汇集全国同行的“广州学论坛”之盛举；二是“广州学”研究项目，经过多次论证、反复推敲，最终脱颖而出，建构出“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的开放研究平台。然而，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提出和成长，都免不了受到各种不同的质疑，都会在论争中发展和成形，“广州学”也是如此。有鉴于此，本文就“广州学”学科建构提出如下构想，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 关于“广州学”的学科定位

“广州学”显然不是指传统专业门类意义上的一门学科，而是一门综合

* 涂成林，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负责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广州市杰出专家。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批评、科学学与科技政策、城市综合发展等。

的、交叉的、集成的新兴学科。但不能否认,“广州学”并非空中楼阁,其基础学科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如城市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另外,“广州学”又是一个以现实问题和客观需求为导向的学科集群,是多种学科交叉、集成研究的产物。

换言之,“广州学”是以研究广州现实发展的诸多问题为切入点、增长点,进而延伸到广州研究的横向(空间)和纵向(时间)领域。从横向上看,“广州学”涵盖了广州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城市发展、生态文明等林林总总各个方面;从纵向上看,“广州学”则延伸到广州城市史、文化演进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依托和研究体现广州底蕴的历史文化遗存和各种文献典籍等,深入城市文化、城市精神等方面进行深度发掘。

正因为“广州学”具有横向的广度和纵向的深度,所以就有了协同合作研究之必要;又因为“广州学”是一门综合的、交叉的新兴学科,所以也就存在创新发展之可能。正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及其发展潜力,方构成当下“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存在之基础,这也成为“广州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得以成立和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必须指出,“广州学”的提出,并非简单给当下林林总总、零碎松散的“广州研究”加上“学科”的冠冕,而是基于学科概念、学术体系和研究方法对现有“广州研究”的成果进行甄别、梳理与整合,使之具有学科的树干和学术的枝叶。同时,“广州学”一旦作为学科确立或者发展成形,就必须按照学科建设规律去梳理、整合与发展,既要厘清“广州学”作为学科的学科定位、内容框架与学理逻辑等,也要确立“广州学”的基础理论、主干学科与分支学科等内容。可见,“广州学”还刚刚开始,还有许多值得探索和创新的地方。

更需要强调的是,“广州学”的提出,并非一时头脑发热或者时下流行的学科虚拟,而是契合当下地方学、城市学研究的国际潮流,契合广州的历史积淀和城市定位,更契合当前广州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实际需求。

第一,“广州学”的提出符合当前国内外城市学研究的大趋势。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成为国际竞争的主体,而城市间竞争又往往“以文化论输赢”。这种趋势不仅推动世界各个城市增强硬实力,也促使国内外

关于城市的各种研究方兴未艾，如火如荼^①，城市学的个案研究亦风起云涌。在国际上就有“东京学”“伦敦学”“巴黎学”“纽约学”等，在国内更有“北京学”“上海学”“杭州学”“温州学”“泉州学”等。过去的京派、海派之争，其实就是城市文化个性的一种比较，其本身也是城市学、城市比较研究的一个具体内容。虽然争论者各执一端，但这种城市比较的争论所引起的广泛关注、造成的文化影响以及对城市文化资源的具象整合，都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②。广州作为立城 2200 余年、综合经济实力长期稳居全国第三、在国内外均有重要影响的“特大型城市”，不仅至今尚未提出与城市实力相匹配的“广州学”研究议题，关于自身的相关研究也落后于国内外其他同类城市，这不能不说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寄望于现时刚刚开启的“广州学”研究，当属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第二，“广州学”研究是广州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主符号。众所周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基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认识效应，若我们身处广州来谈论“广州学”往往会感到稀松平常，地气十足。但一旦“广州学”走向全国，甚至走向国际，必定会因为岭南地域特色和城市国际关注度而深受关注，最终成为广州与国际交往的一个文化符号。事实上，我们如果用“canton”一词进行国际范围内的文献检索，就会发现数百年来汗牛充栋的文献史料中，“canton”一词虽然通指“广东”，但空间范围其实就是广州及周边的有限区域。因此，如果我们启用以“cantonology”为名的“广州学”研究，不仅可以承接浩瀚的国际研究文献，而且可以接轨国际学术界关于广州的最新研究。这样一来，我们既可以建立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广州学”学术研究与交流平台，也可

① 美国芝加哥学派是 20 世纪较早对城市进行研究的社会学学派。20 世纪斯宾格勒在哲学上最早提出对城市的关切，又有学者“从地理学的角度，稍后又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研究”，其中尤以刘易斯·芒福德为代表。可参见 [美] 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宋俊岭、郑也夫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 4 页。

② 参见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新星出版社，2006。

以让“广州学”研究本身成为广州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一个文化符号^①。

第三,“广州学”的应用是服务广州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需求。广州作为千年商都、南国明珠,正在追求成为国际商贸中心和世界文化名城的发展目标。特别是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其要义之一就是梳理和继承广州历史文化传统,提升广州城市文化品位,培植广州城市文化精神。我们认为,“广州学”的提出,正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尝试。在我们看来,“广州学”研究不仅可以增加广州的城市文化内涵,提高海内外人士特别是专家学者对广州的关注度,增强城市的国际影响力,而且“广州学”研究本身就是提升广州文化软实力和培育世界文化名城举措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可能尚未引起决策者的真正重视)。可以设想,当经过多年努力之后,“广州学”成为一门具有国际学术影响的“显学”,广州的城市文化价值就会得到充分彰显,广州的国际影响力就会得到进一步拓展,“广州现象”的文化意味就会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二 关于“广州学”的基本框架

如前所述,“广州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在建构,尚未成形。既然作为一门学科,从提出伊始,就必须按照学科规范构建其基本框架、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文献基础。在这方面,笔者提出几点浅见,权作引玉之砖。

第一,要厘清“广州学”的基本概念,确立“广州学”的学科定位。当下国内外关于城市学或地方学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取向:一是着重于城市或区域的鲜明特征的研究,如“敦煌学”等;二是关注城市或区域

① 近年来,西方学界特别是美国学者对广州的研究及其成果大多可以纳入“广州学”的范围,如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zra F.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Randolph C. Head, *Early Modern Democracy in the Grisons: Social Order and Political Language in a Swiss Mountain Canton* (1470-16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Janice Stockard, *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 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 (1860-193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Nation, *Governanc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Canton* (1900-192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这些研究涉及广州的政治、民俗、商业等多个领域,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